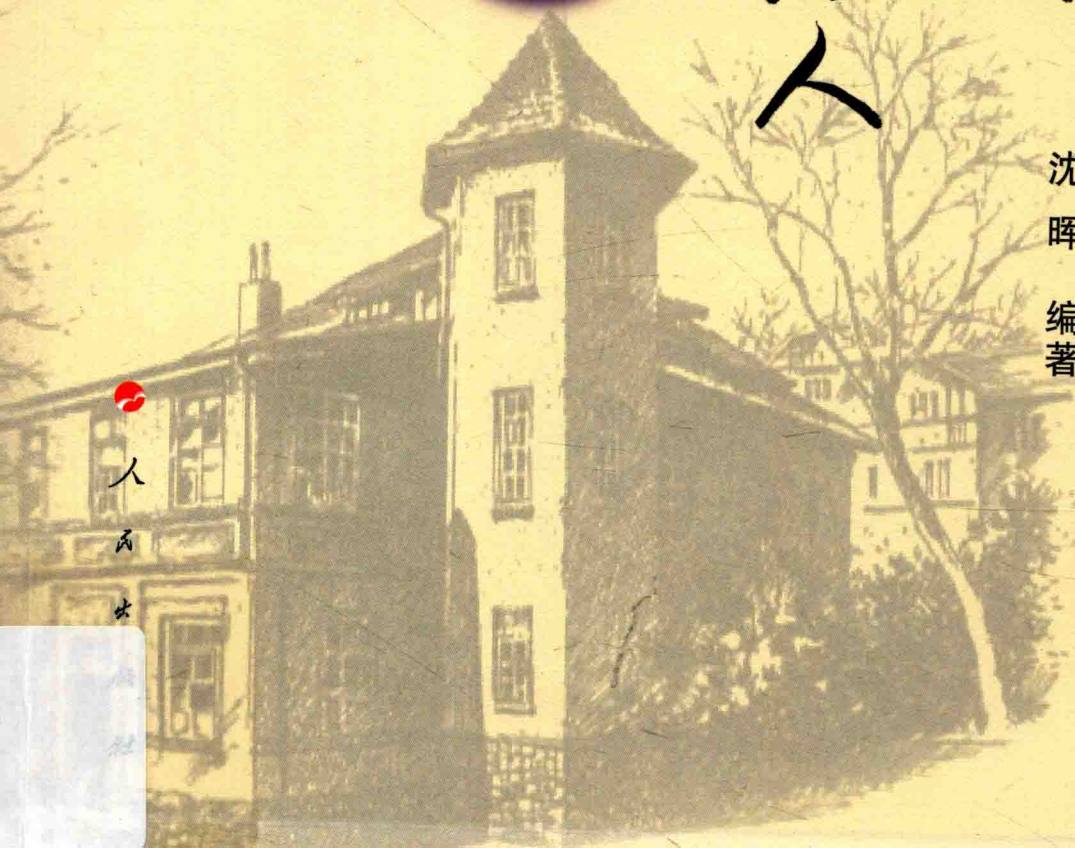


苏雪林

笔下的名人

沈晖
编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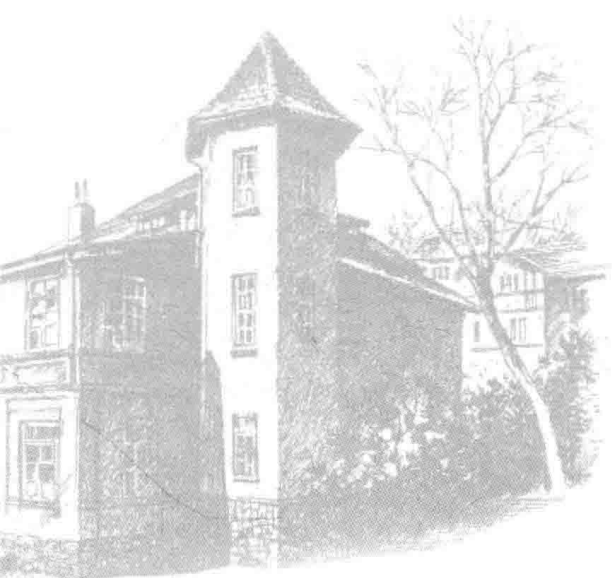


人
民
出

沈晖
编著

苏雪林

笔下的名人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宫 共

封面设计:徐 晖

责任校对:吕 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苏雪林笔下的名人/沈晖 编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9

ISBN 978-7-01-018011-3

I. ①苏… II. ①沈… III. ①名人-列传-中国-近现代 IV. ①K8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97347 号

苏雪林笔下的名人

SUXUELIN BIXIA DE MINGREN

沈 晖 编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墨阁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2017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5.25 字数:339 千字

ISBN 978-7-01-018011-3 定价:66.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目 录

屈原——中华民族的文学英雄·····	1
唐代儒将张巡·····	15
苏轼诗之幽默趣味·····	25
北宋女词人李易安再嫁之诬·····	39
爱国尚武的诗人陆放翁·····	46
伟大的艺术家米开兰基罗·····	84
文坛巨星的陨落·····	102
——纪德病逝巴黎	
林琴南先生·····	106
女词人吕碧城·····	111
女教育家杨荫榆先生·····	114
几个女教育家的速写像·····	118
《海滨故人》的作者庐隐女士·····	132
关于庐隐的回忆·····	137
记画家孙多慈女士·····	143
珠沉月冷·····	148
——悼多慈	
敬悼曾宝荪·····	152

看了潘玉良女士绘画展以后	157
潘玉良的悲剧	163
反传统文化的文人	173
——刘复 刘大白 钱玄同	
我所见于诗人朱湘者	184
我所认识的诗人徐志摩	192
陈独秀先生印象记	202
胡适之先生给我两项最深的印象	209
与胡适之先生的谈话	216
——由徽州的“国宝”谈到文学	
悼梁实秋先生	220
悼念方豪神父	224
悼念凌叔华	229
悼 顾 如	235
记袁昌英女士	241
悼念一位纯真的艺术家方君璧	245
记戏剧家李曼瑰教授	252
陈西滢其人其事	259
雪公与我	265
安那其主义作家巴金	272
冰心与我的交往	278
热烈真挚的丁玲女士	282
文体作家沈从文	291
茅盾及其作品	303
叶绍钧的为人及其创作	312
心理小说家施蛰存	320

神秘的天才诗人白采	327
我们中文系主任刘博平	336
楚辞专家刘弘度	341
登高能赋的朱东润先生	346
歌声若出金石的徐天闵	351
率直任性的汤佩松	355
江西老表李儒勉	361
记高公翰先生一二琐事	368
林语堂所提倡的幽默文学	371
王统照与落华生的小说	376
永远莫放下你这支笔	386
——致琼瑶	
尉素秋先生二三事	394

屈原——中华民族的文学英雄

[编者按]

屈原（公元前 343—前 277），
芈姓，屈氏，名正则，字灵均；
又名平，字原，战国时代楚国
人。学识渊博，为人正直，曾辅
佐怀王，官左徒、三闾大夫，对
内彰明法度，举贤授能，对外主
张联齐抗秦。在朝廷斗争中遭谗
被放逐，在流放期间作《离骚》、
《天问》、《九歌》等辞赋，以优
美的文辞，申述自己的爱国情怀
及对自然与社会的关切，尤其是
他别具一格的辞赋，对中国文化
影响极深。诚如刘勰在《文心



屈原画像

雕龙·辨骚》中所言：“奇文郁起”、“精采绝艳”、“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

唯物论者每以经济等物质条件为决定历史的因素，而不知精神力量更为重要。历史若抽去伟人的主动力，则历史的变迁与进化，将不知呈

何面目。同样，文艺若没有天才的鞭策，则文艺也将始终停滞于原始状况之中，难得进步。卡莱尔的“英雄与英雄崇拜”，将文艺天才也列为英雄一类，而主张予以崇拜，我认为极有道理。

以我国文学而论，春秋前所谓纯文艺只有《诗经》，到了西元前二三世纪的光景，文学史又展开了楚辞时代。这个极光辉、极丰富、极充实的楚辞时代是屈原一手造成的。他壁立万仞，一空依傍，陶镕万象，自铸伟词，写出了《离骚》、《天问》等二十几篇韵文。这二十几篇，不仅文采瑰丽，情感深厚，超越以前作品，内容之富，更像一座蕴藏极厚的宝矿。这座宝矿二千余年来，从事发掘的人何尝不多，可惜所得只是皮毛，它的中心部分的绝代珍奇，决不是故纸堆那种工具所能解决；一定要集合全世界考古家和历史文化专家，运用最新、最缜密的科学方法，通力合作，积以年月，始能把它发现出来。发现出来以后，我国和全世界的文化史都该重新写过了。请问屈原这位诗人的地位重要不重要？他作品影响，伟大不伟大？他是不是我们应该崇拜的文学英雄？

现在将我们诗人身世及作品分论于次：

甲、屈原的身世

屈原名平，原乃其字，不过历来皆称之为屈原。《史记》为他立传，也以屈原二字为题。其他如庄忌《哀时命》、刘向《九叹》及其《新序·节士》篇，班固《汉书·艺文志》皆称屈原。但《史记》本传中有时呼之为平，有时又呼之为原，近代学者怀疑屈原为乌有公者，此事亦其理由之一。不知古人本有以字为名的例子。譬如晏婴字平仲，伍员字子胥，而古籍中每称其字而略其名，我们难道也可说晏、伍二人并非历史人物吗？至《离骚》里的“正则”，则以影射“平”字，“灵均”则以影射“原”字，那就等于现代文艺上的“笔名”、“化名”之类，无须深究了。

楚姓半，又姓熊，屈原既是楚同姓，何以又姓屈？原来楚武王子瑕食采于屈，以屈为氏，屈原即其后。楚在春秋战国时代，版图广大，王室子孙多分封在外，所以除屈姓外，尚有昭、景二姓。此三姓似乎与楚王室关系更为密切，大约是资格老而血统近之故。屈原为三闾大夫，掌此三姓之事，其职责有类于清代宗人府正，则屈原当然是楚国一个重要宗臣。

他生于楚宣王二十七年、周显王二十六年，即西元前三四三年，他不但很明白地告诉我们以诞生之年，连诞生的月份和日子都在《离骚》里报告出来。自《离骚》而后，模仿它的韵文自传，有扬雄《反骚》、韦庄《讽谏》、庾信《哀江南赋》；散文自传，有司马迁的《史记·自序》、班固《汉书·自赞》、王充《论衡·自纪》等，叙述虽甚详细，然而从来没有人能将自己的生年及月日记出。所以单凭这一点，《离骚》在我国旧式自传文学里，可算是一个特殊例子，值得我们敬佩！

他的家庭人物颇为简单，在《离骚》里，提到一位已逝世的父亲，还有一个已嫁的姊姊，此外弟兄、妻室、儿女都未道及。他在朝作官，在外过迁谪的流浪岁月，所过都是独身生活似的。

他既为贵族，又复多才，学优则仕，他常然要入仕途。史称他“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内政外交，萃于一身，居然成为楚怀王的左右手。所以以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壮年人，在政界里扶摇直上，做到与令尹仅次一等的“左徒”之位。

屈原在这个时代是非常得意的，不过好景不常，不久挫折便来了。他初次的挫折，是为楚怀王起草宪令，遭上官大夫的谗谮，被怀王怒疏。不过所谓“疏”者，没有从前那样对他信任而已，屈原那时仍然在朝。

后来楚国想和齐国联盟，共同抵抗秦国，怀王因屈原是一向主张亲齐的人，派他出使齐国。屈原这次外交办得很成功，秦国听见消息，恐

惧不安，便要想出计划来破坏，遂派张仪以商於之地六百里饵楚，命怀王断绝齐的邦交，倒入秦的怀抱。刘向《新序》说：“秦欲灭诸侯，屈原为楚东使齐一结强党，秦患之，使张仪之楚。”所记便是此事。史家考证，此事之发生，大约在楚怀王十六年间。

齐的邦交是断绝了，商於之地却是个骗局。怀王羞恼交集，出兵与秦战于丹阳，竟吃了一个大败仗。大将屈匄，裨将逢侯丑等七十余人被俘，失去汉中之地。楚又悉国内之兵与秦再战，又大败于蓝田，不得已割二城之地与秦和。

楚国究竟还是一个强国，秦不愿得罪她太甚。次年，又遣使愿以汉中之半奉还给楚，再建邦交。怀王不愿得地，愿得张仪。张仪先在楚，内外均布置了线索，知道怀王决无法杀他，居然谈笑再度入楚，果然毫无危险。屈原使齐归，劝怀王杀张仪，则张仪早回秦去了。

楚国国策，举棋不定，时而亲齐，时而亲秦。怀王二十四年，秦武王薨，昭王立，当国者是穰侯魏冉，为昭王母宣太后之异父弟。昭王少，宣太后为政，任冉为辅，恐国内诸公子不服谋乱，厚贿楚自固，楚秦互通婚姻。次年，怀王且与昭王会于黄棘，秦还楚以十七年所取上庸之地。屈原大概在此时曾苦口谏过怀王，被怀王黜于汉北。这是屈原第一次所遭的放逐。

怀王二十八年，秦会韩魏齐诸国之师伐楚，杀楚将唐昧，取重丘。次年，秦复攻楚，拔楚新城，杀其将景缺，杀楚兵二万。又二年，使将军聃戎攻楚，取新市；又使庶长奭攻楚，取八城。秦王遗怀王书，欲与俱会武关，结立盟约。屈原此时已被召回朝，与昭睢同谏，谓秦为虎狼之国，从无信用，去了一定上当。怀王却听信他幼子公子兰之言，居然赴约，果然被秦胁归咸阳，楚大臣乃诈谏于齐，迎质齐的太子归即位，是为楚顷襄王。

顷襄昏庸，不下乃父。即位后，以亲秦派最有力的分子，其弟子兰为令尹，我们的诗人屈原，遂又走上了放逐的道路。这一次放逐地点是

在江南，时代则在顷襄王十二年到十三年之间。《九章》中若干篇都记述第二次放逐所行江南之路线。《哀郢》那篇记自己出了郢都以后，经过夏口、龙门、洞庭、夏浦、陵阳这些地点，叙述得朗若列眉。《涉江》那篇则济江湘，乘鄂渚，上沅水，发枉渚，宿辰阳，入溁浦而入于山高蔽日，霰雪无垠的湘西一带。

他在外徘徊了八九年光景，到了顷襄王二十一年，秦国又大举侵略楚国。大将白起破郢都，烧夷陵，顷襄王不得不迁都于陈（今河南淮阳），以避秦锋。第二年，秦兵又到。攻拔了楚国的巫郡，屈原时在江南，恐身为秦之俘虏，不得已再下沅水，入湖湘，至长沙的汨罗江，乃怀石投江自杀。时为顷襄王二十二年，西元前二七七年，寿约六十余。他自杀的月日，据梁吴均《续齐谐记》，及宗懔的《荆楚岁时记》，谓为五月五日。并说五月五日这个端午节及这个节日赛龙舟、吃粽子的风俗，均为纪念屈原而起。据近代学者考证，五月五日乃系“恶日”，屈原前便已存在。笔者亦考得这一日之所以为恶，乃由于它是司命神的诞辰，当时司命为巫咸、巫彭，屈原一生崇敬咸彭，屡言要从其所居，是以故意择是日自杀。

屈原一生命运与楚国国运有拆不开的关系。壮年时代，得君行道，若能顺利发展他的长才，则楚国不但确保强盛的地位，甚且国势蒸蒸日上，也许会凌秦驾齐，成为战国末期一个最强大国家。奈怀王与顷襄，均徇于目前之安，无高瞻远瞩的政见。楚怀王尤其感情用事，不自量力，动辄对秦用兵，一败再败，国家元气为之耗尽。屈原知道楚国国家这艘大舰，现在已进入暴风圈内，惊涛骇浪，阵阵袭来，前面又复暗礁重重，一不小心，这艘船便要磕破，而告沉没。我们的诗人对国际问题，有正确的方针，明审的眼光，熟练的手腕，等于一个最有经验的舵手。他原想把这艘大舰驶入安全的港口，无奈舰上掌权的人意见参差，这个要走这一条航线，那个又要走另外一条航线，不用舵手之言，并将他赶到船底下去，而由他们来掌全船的行驶之柄。

前途果然险象环生，这艘船被风浪打得伤痕遍体，看看要沉没了。正当此时，那个被排斥的舵手却从船底爬上船面，纵身一跳，先下海去。他这个举动，当然是由于过度的悲愤所逼，然而他也并非要同船上那些掌权的人赌气，却是要借他这一死，唤醒那些糊涂虫，趁早改换航线，或者饶天之幸，还可作万一的补救。

然而政治上的成见本来不易改变，何况这只船久已陷入风暴范围，失去了主动，想要回头也已不可能了。最后，这只载重万斛的巨舰，果然被洪涛浊浪吞噬了。

乙、屈原的作品

我们诗人生到世上原负有政治和文学两重使命。两重使命当然不能同时实现，天意别有安排，故意使他前一使命失败，而后让他萃其一生心血和眼泪凝结成《九歌》、《天问》、《离骚》、《招魂》、《远游》、《九章》等二十几篇绝世奇文。这些作品，若每篇都详加论列，视缕数十万言尚嫌不足，现在只有就与世界文化有关的《九歌》、《天问》，作一简单的介绍。

（一）《九歌》

自《东皇泰一》到《礼魂》共十一篇。题目为九，歌辞则十一，颇启后人疑窦。故有主张把《大司命》、《少司命》并为一篇，《湘君》、《湘夫人》又并为一篇者；有主张把《山鬼》、《国殇》、《礼魂》三篇合而为一者。近代某些楚辞研究者见民间谣曲，同一母题，每衍为无数篇章，主张合并尤烈。其实都由于不知《九歌》的内容，自作聪明的乱说。据笔者多年的研究，《礼魂》那篇羌无故实，当为各篇公用送神之词，从《东皇泰一》到《山鬼》共是十位大神，属于一个集团，《九歌》也是一个整套的神曲。这个《九歌》和《九辩》同属自古即有的神曲，九字并

非汪中等所论的虚数，而是一个实数。

这话怎么说呢？说来《九歌》所祀九神乃九重天之神。加代表大地的山鬼共为十神。古人谓天地各为九重。地的问题，现在暂置不论。天的问题，则屈原《天问》“圜则九重，孰营度之？”王逸引《淮南子》天的九个分野解释《天问》这两句，不知九野是平面，而九重则立体，如何可通？后代楚辞学者对此亦莫能措手，为的九重天的观念本非中国所固有。一直等到西洋文化传入中国，楚辞学者才知道“圜则九重”的确解，并且连每重天的名字都能叫喊得出来了。譬如王夫之《楚辞通释》，戴震《屈原赋注》即其例。其实这一集团的神名，我国古籍里便有，因九重天之说战国以后失传，我们遂不知注意而已。谓余不信，请看《史记·封禅书》：

“置酒寿宫神君，寿宫神君最高大者太一，其左曰大禁，司命之属。”

汉武帝建寿宫以祀神，屈原《九歌·云中君》有“謇将憺兮寿宫”语，近代有人主张《九歌》乃汉人所作，居然举此为证，这乃“倒果为因”的说法。我想寿宫当即是九天之神所居之祠庙，是一个特别称谓，汉武帝时代去战国未远，故能沿袭旧称，此二字何尝是武帝所创治的呢？

“太一”与屈原《九歌》的东皇太一不同，是汉代的上帝；“大禁”疑是《九歌》少司命，“司命”则为大司命，其余《九歌》诸神，司马迁不及一一举出，故以“之属”二字括之。

《封禅书》又有二条：

“晋巫，祠五帝、东君、云中（君）、司命。”

“九天巫，祠九天。”

“晋巫”这一条，所举最为完备，五帝即金木水火土五星之神。在地上则为东南西北中的五帝，东皇太一为木星之神，在五帝之内。“云中”据笔者考证，乃月神而非云神，“东君”则一向公认是日神。“司命”

包括大少两司命。这九位大神都是屈原《九歌》的歌主。

“九天巫、祠九天”这一条虽未举出神名，我们当知古代九重天之神是有专门祭司来奉祀的。《汉书·郊祀志》：“武帝立神庙台，并干楼，辇道相属焉。”

颜师古注：“汉宫阁疏云：‘神明台高五十丈，上有九室，恒置九天道士百人。’”这可见神明台也是奉祀九天之神之所。

“寿宫”是平面的建筑，神明台高至五十丈，则当是像九重天形式的立体的连筑了。战国时代常有九重台的记载，作国君者每不惜劳民伤财，大兴土木，建筑极高耸、极华丽的层台，若说他们为游观起见，不如说他们是为祭祀神明，祈求长生福禄起见。至于那好神仙的秦始皇、汉武帝，对此之乐于兴趣，更不待言了。

两河流域古时有七星之坛，所祀为日月五星之神，坛之层次，亦即七层天之象。其变为九层，又增二神，不知始于何时，因为两河文化文献残缺，已是于史无征了。但希腊、印度都有九重天之说。又以九天支配历法，以九日为一周。印度古有九执历，大日经疏：“执有九种，即是日、月、水、火、木、金、土七曜及与罗睺、计都，合为九执。罗睺是交会蚀神，计都正翻为旗，旗星谓彗星也。”

今西洋以七天为一周，每天名字正是五星及日月。日本至今尚以火水木金土日月诸曜记一周之日，我国清末初设学校时，尚沿此习，后以记忆不便，乃以数目字代替，如星期一、星期二之类。对于“星期”二字我们于今也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要知那是指诸天所值诸星而言呀。

我们现在把话说回来。九歌之神配合九天之曜，可作一简表于次：

东皇太一——岁星（木星）之神。

湘君——镇星（土星）之神。

湘夫人——太白（金星）之神。

国殇——荧惑（火星）之神。

河伯——辰星（水星）之神。

云中君——太阴（月）之神。

东君——太阳（日）之神。

大司命——（罗睺）死神。

少司命——（计都）生神。

这九位大神，渊源于两河流域，传衍于全世界，演变极繁，凡希腊、印度、中国所有大神均不出这九神范围。这要专文才能介绍，现在则没法说得明白。

（二）《天问》

这是屈赋里最令人感觉头痛的一篇，因为全文文理颇为错乱，所有典故，大都没有出处，无法解释。王逸遂谓为屈原神经错乱时，在先主宗庙，公卿祠堂所绘壁画之下，随意涂抹的。他死后，楚人为纪念他起见，既搜集了他生前所有作品，又发现祠庙墙壁上有他乱涂的文字，乃一并抄写下来。画无次序，故《天问》结构也无次序云云。这话实不合理，但自东汉以来，迄今将二千年，我们不谈《天问》的来源则已，谈则无不遵王逸此说者，未免可笑吧？清王夫之始言此文“全篇结构极密，盖自天地山川，次及人事，追述往古，而终之以楚先，未尝无次序存焉。”可惜船山虽知《天问》有次序，然《天问》文理杂乱，难于贯通，也是摆在人人眼前的事实，他就没法为之辩护了。屈复则指此现象为“错简”，曾在其所作《楚辞新注》里，为之移置若干文字，惟悔翁亦系故纸堆中人物，对《天问》内容的理解，并未超过前人，因此他移置的文句，并不适当，而且移置的地方也并不多。

笔者也是主张错简的人。十余年前，曾假设屈原写《天问》时或者是写在竹简或木片上，每简写文章二句，照当时简书形式，简与简间，贯之以绳索。这篇大文，大概是个孤本，他死后多年，才被人发现。贯简绳索朽烂，竹简零乱一堆。古人制简书，不知在页数上注号码，若文

字浅易，后人尚可推测文理，整理复原，像《天问》这篇内容深奥，饱含域外文化因素的大文，读的人懂也不懂，请问怎样整理？所以他们只有乱打鸳鸯，糊涂搭配，遂把一篇《天问》，排列得乱七八糟，成为目前的现象。

若将《天问》拆开，模仿当时竹简形式，每二句写在一纸片上，更推测上下文气，及全篇章节段落，我们便可以获得极堪震惊的结果。原来《天问》此文分为天文、地理、神话、历史、乱辞五大部分，而且每部分句子多寡都有一定。天文、地理、神话各为四十四句；历史分夏、商、周三代（天问也提到尧舜，但古籍常以尧舜并入夏代，其例甚多），每代各七十二句；乱辞为七言，共二十四句（今缺一句）。

天文一段，原来即完整，无需改动，其余部分，则颇为错乱，尤其地理和乱辞，夹杂最甚。因为屈原论洪水，有地理性的，有历史性的，古人一见《天问》文句有洪水字样，便拿来向夏禹事迹里一夹。乱辞里有涉及夏商周三代史迹的话，古人又将其一句句拆开，分别归并入三代里去，也不管七言四言，体例不一。

《天问》也有些脱简，但不算多。脱去二句者，以语气及音韵测之，颇易发觉，古人早在谈论，不必现代楚辞学家来推断了。

总之，我们若把《天问》重新排列一番，便可以看出这篇洋洋一千五六百的长诗，原来是一篇词藻富丽，音节铿锵，结构严密，层次井然的大文。是屈原坐在书斋里，左图右史，惨淡经营而成的，决不是披发佯狂，在祠庙壁画下乱涂乱抹可致的！

现在且把《天问》二字题目来谈一下。王逸《楚辞章句》的《天问章句》第三：“天问者……何不言问天，天尊不可问，故曰‘天问’也。”以下又说屈原仰见宗庙祠之壁画，“因书其下，何（何一作呵）而问之，以谏愤懣，舒泻愁思。”洪兴祖曰：“《天问》之作，其旨远矣，盖曰遂古以来，天地事物之忧，不可胜穷，欲付之无言乎？而耳目所接，有感于吾心者，不可以不发也。欲具道其所以然乎？而天地变化，

其思虑智识之所能究哉？天固不可问，聊以寄我之意耳。楚之兴衰，天耶？人耶？吾之用舍，天耶？人耶？国无人莫我知也，知我者，其天乎。此《天问》所为作也。”屈复曰：“天问者，仰天而问也。忠直菹醢，谗佞高张，自古然也。三闾抱此，视彼天地三光，山川人物，变怪倾欹，及历世之当亡而存，当废而兴，无不然者，非天是问，将谁问乎？”这都以为屈原在政治受了打击，才借《天问》来发牢骚，太强调政治色彩，我以为不足取。王夫之别作新解云：“原以造化变迁，人事得失，莫非天理之昭著，故举天之不测不爽者，以问‘憺不畏明’之庸主具臣，是为天问，而非问天。”这竟以《天问》所有问题乃天所以问人，而非人所以问天，未免太拘泥字面，也是不足取的。

近代楚辞学者游氏引《庄子·齐物论》郭象注：“天者，万物之总名也。”又引《春秋繁露·顺命篇》：“天者，万物之祖。”天是无所不包，所以屈原《天问》就是自然界一切事态事理的问题。这话颇有道理。不过我尚须略作补充者，天字含有神秘、深奥、不可探测、不可捉摸诸义。《天问》天文、地理、神话三部分系域外传来新知识，也是战国时代蓬勃一时的新文化，所有义理类多可惊可喜，可诧可愕，非我们智力所能解答；即历史部分也有许多问题与传统道德观念相反。譬如舜弟象也算凶恶极了，但居然安乐一生，后裔昌盛。所以屈原初问“舜服厥弟，终然为害，何肆大体，而厥身不危败？”又问“眩弟并淫，危害厥兄，何变化以作诈，后嗣逢长？”善恶报应果然一一不爽吗？以纣臣而论，则“此干何逆，而抑沉之？雷开何顺，而赐封之？”“梅伯受醢，箕子佯狂，何圣人之一德，卒其异方？”天道福善祸淫，这条定律果然可靠吗？至于不曰问天而曰天问者，无非颠倒其字，以取语气之劲健，并无深意。《礼记》有“曾子问”，《列子》有“汤问”皆属此类。黄帝的《素问》亦其例。

屈原的《九歌》、《天问》，外来文化因素最为浓厚，中国故纸堆虽浩如烟海却没法一一找出答案，一定要探讨两河流域、希腊、印度的典